

城市记忆

画说三晋⑯

崇圣楼

萧刚 文/钢笔画

走入位于晋中市太谷区的山西农业大学校园，随处可见的是别具特色的老建筑，其中民国的占很大比例，但也有部分清代建筑，从外观也比较容易区分。

这是一处两层砖木结构的建筑，外造型比较直白，但装饰却繁复，看得出建造者精心设计的地方，二方四方连续的图案应用，让墙面多了些华丽之感。

崇圣楼，原名天后宫，始建于清朝中期，至今已有280多年历史，供奉文圣孔子。

晋商兴起、发达时，太谷富甲一方，出过不少名人。山西农业大学的前身可追溯到1907年由孔祥熙创办的铭贤学校。孔祥熙本人曾留学海外，在家乡修建学校有报答师恩之意。



雨 应时而落

米丽宏

谷雨前后，撒花点豆、种谷子。

这时，常有一场雨应时而落。真好。好雨知时节，润物，又不喧嚷，善解人意。

本来么，立春至清明，春风没消停过，来往奔走，耕云播雨；雨确实也下过几场了。八百里太行，被雨催得恢复了弹性；最明显的是，所有的草木叶有了皮肤感，拿手一捏，哪儿都是鲜嫩的。

到谷雨时节了。村里人说，谷雨谷雨，就是下谷子的雨！一场谷雨一年粮哩。

村里人还说，黑夜下雨白天晴，打下的粮食没处盛。谷雨，就常常下在黑夜里。

人一大早起来，开门就去看昨夜的落雨，一张嘴，就涌出来一句：“好雨啊！”

雨，还在下。不急，慢慢下吧。你下你的，我做我的。

棉籽瓜籽用温水浸了，谷种豆种用簸箕簸了。干干净净，壮壮实实，像乡下健壮的

纪实

两位重症组组长分别介绍了患者的情况后，中西医专家各抒己见，王晞星重点讲了如何避免轻中度患者转重症、重症患者转危重症，一旦发生，如何在3至5天内再由危重症逆转到重症、重症逆转过渡到平稳。王晞星认为，危重症多是老年人，并发症多，要一人一证一方，个体化治疗。对部分症状消除但核酸久不转阴的病人，也不能大意。

会诊结束，吴伟强调，生命重于泰山，要按照省委、省政府的要求，坚持中西医结合，实现双赢。中医一定要介入，一定要防止病情的突然恶化。中医一定要在阳性无症状患者、核酸久不转阴问题上下功夫。很显然，吴伟对王晞星的治疗

思路很感兴趣。当日下午，吴伟又特意约见王晞星，武晋、冯立忠等在场。吴伟详细听取了王晞星关于预防、治疗、恢复等整体方案的汇报，要求王晞星尽快拿出无症状感染者及新冠肺炎症状体征好转后核酸久不转阴者的解决办法。在此之前，王晞星已治疗几例无症状感染者及新冠肺炎症状体征好转后核酸久不转阴者。朔州任某某，34岁，车祸骨折后感染新冠肺炎，经过治疗，肺部显示已无症状，但核酸检测仍呈阳性。前几次会诊时，院方多次拿出这个病例讨论，苦无良策。

《医宗必读·积聚》有云：“正气不足，而后邪气踞之。”王晞星认为，所谓无症状感染或新冠肺炎症状体征好转后核酸久

山西教育出版社

52

赵树义
著

《经络山河》节选

不转阴，皆为气虚正气不足以鼓邪外出，致毒邪留恋，也即“正虚之处，便是留邪之所”。对于此类患者应采用益气祛毒的治疗方法，使毒去后核酸快速转阴。王晞星据此开出一方，任某某仅吃两剂，便立竿见影。任某某住在应急二病区，山西医科大学第二医院是支持单位。

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

52

毕星星
著

《河槽人家》节选

老两口养闺女本来为了防老，让这个外地人拐跑了咋办？为了拴住闺女，老两口逼着翠翠离婚，回家，在他们身边守着。翠翠还是愿意和我说话，晚上我到翠翠家去，她会拿出男人的信给我看。那男人略通文墨，知道老人逼他们离婚，给翠翠写了诗：“昔日晋南把花采，花虽不好我也

爱。可恨王母重下世，棒打鸳鸯两分开。”接着又称病，哀告“吾病有增无减”，想叫翠翠过去。翠翠父母根本不理这些，铁了心逼着翠翠离婚。

村里去县城演出，我恰巧又看到了翠翠离婚。那时翠翠已经怀了孩子，肚子显出来了。演完戏，到民政办了离婚，翠翠大哭一场，赵家卓那个哥哥扶着她上了自行车，一队人夜色里回村去。

那也是个月夜，月色不甚分明。他们骑着车，我跟着。快到高头村地界了，路面开始疙瘩，自行车颠得上下蹦跳，咯咯噔噔。我听得她哥哥对男人说，不要结仇，离了婚还是朋友嘛。翠翠一路抽泣。四野里是暗暗的树影和连片的庄稼，一条黄土路带子一

般闪出亮光，我们就沿着微光，伴着翠翠走完了她人生的一个大站。

半年以后，翠翠生下一个男孩。那男人赶回高头村要看，翠翠父母堵住不让进门。天黑了，家里叫了两个邻家的，陪着男人睡在大庙厢庭，第二天打发他走人。男人连孩子也没见上，大哭着离开了火车。这是在高头村地面，咋办由不得他。几年以后翠翠再婚，家里决意要找个可靠的上门女婿，人老实顾家就行。家里也当真如愿，上门女婿安分守己、老实笨拙。经常看见他满头大汗，啥活儿也干不好。总归有个男人，翠翠又生了一男一女。小小的翠翠，结婚离婚带给她的深深的伤害，我不知道该怪谁。

随笔

四中
总在我心里

杨晋龙

城坊东街西端与解放路交接处西北角是太原市第四中学。校门坐北朝南。1959年秋我入学该校，就读初中。校园西边有座小二楼是学校办公楼，北边有几间教室，教室后面是个小庭院。东边是一座二层红砖楼，楼上是高中年级教室，红色大木地板。楼下是初中年级教室，我入学第一年就在楼内南头的教室里。新中国成立前，四中是新民中学，北面一墙之隔是天主教堂。太原四中的这些建筑属西洋式，给人以年代陈旧感。

向东从红砖楼穿过，是学校大操场，一个足球场，再靠东是几个篮球场。记得那时每天七点半到校，绕着大操场晨跑。课间操时，每班列队在操场，随着体育张老师的口令齐刷刷地做体操。下午下课后，学生们拥向操场，踢足球、打篮球、跳高、跳远。操场西南角是大礼堂，礼堂很大，有舞台但没有座位。一次，学校邀请一位返乡知青做报告，礼堂里站满了学生，静静地倾听这位学友的返乡经历。

礼堂旁边是学生食堂。学生都在食堂吃午饭。

初三时，我是班里的中队长主席，后任大队委政教委员，办公楼一层西墙有几块黑板，我负责定期出版报。暑假期间，学校常抽调一些学习好的学生去乡下扫盲，我们班张长柱被选上，好令人羡慕。有的高年级学生被派出学习无线电发报，回来后给我们传授发报技术。每逢假期，学校都要组织学生去小店、孟家井等近郊农村劳动锻炼。

初三时，学校办公楼被拆除，盖起一座三层的教学楼。我们初57班搬进三层的一间教室。那年正值我国乒乓球健儿获得第26届世界乒乓球锦标赛团体冠军，我写的一篇关于比赛的小文被语文老师在班里朗读。

高中班的一位学生是世界航模赛冠军，我们常看他在校园进行航模飞行表演。学校足球队在市各中学也小有名气，经常和十五中、九中、山大附中的足球队进行比赛。我曾是校队队员，至今还保存着全体队员与教练员当年的合影照。

1962年，我初中毕业后，离开了学习生活过3年的四中。

后来，四中迁到了城南新校址。无论怎样变迁，我总是四中的学生。四中，总是在我心里。